

摩羯星石窟 宝记

玛德琳·布兰特 著
薛进 译



文艺出版社

K28001

窟窟窟窟
石石石石
星星星星
羯羯羯羯
摩摩摩摩



记记记记
宝宝宝宝

玛德琳·布兰特 著 薛进 译

封面设计：张群立
美术编辑：丁 明

摩羯星石窟夺宝记

玛·布兰特 著

薛 进 译

安徽文艺出版社出版

安徽省新华书店发行 安徽新华印刷厂印刷

(合肥市金寨路283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7 插页: 2 字数: 136,000

1988年12月第1版 1988年12月第1次印刷

印数: 6,500

定价: 2.00元

ISBN 7-5336-0162-0/I·144

目 录

第一章.....	1
第二章.....	30
第三章.....	48
第四章.....	63
第五章.....	85
第六章.....	95
第七章.....	128
第八章.....	149
第九章.....	160
第十章.....	192
第十一章.....	216
译后记.....	219

1991.11

第一章

使我久久不能忘怀的是，几乎每一周，我妈妈总是为一种不祥的预感搞得忧心忡忡，她不时警告我们说：“当心大祸临头！”但这种不祥预感从来都是不具体的，对所谓的大祸她也是讲不出个所以然来，令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在两位警察从伦敦赶到拉奇福特庄园的前一周，她倒反而只字不提什么灾祸了，正是这两个人向我们宣布了一场灭顶之灾，从而毁掉了我们的家，使我们的生活发生了意想不到的变化。

那是个七月的炎热的下午，他们来到了我们坐落在温福德村口的家中时，我却呆在离家二哩远石南丛生的边沿地。那是老汤姆·凯特的家，我正坐在他的小屋外面太阳底下，懒散地在画本上作画，而汤姆却用一柄大铁钻，在木头上钻孔，制造榆木唧筒。

我时而紧蹙眉头抬头仰望，天空碧蓝，无一丝云彩，这反而使我心烦，因为我不喜欢这种万里无云的天空的。要是福斯特奶妈在场的话，又该埋怨我皱眉头了，尽管我现在已是二十一岁的人了。打我懂事起，她总爱在我耳边唠叨：“布丽迪小姐^①，过分的面部表情，是不合名门闺秀的身份

^① 布丽迪(Bridie)是布丽奇特(Bridget)的爱称。

的！”但我却始终未能改掉这个毛病。只要一激动，不论是惊奇还是疑惑，欢快抑或忧虑，我就情不自禁地流露出来。

可能是对控制自己的感情不力，过去在中学里以及现在在大学里的朋友都认为我是很会逗人笑的，而我也常常尽力去逗人发笑。我长得不算美，因此没有人会因为我的容貌而爱慕我；我天生不太聪明，所以也不会有人因为我有智慧而敬羨我，因此我就只能满足于逗人发笑了，尽管这种笑不尽是善意的。但有一点我是可以引以欣慰的，就是我至少能使伯纳特和我一起欢笑，和我一起真诚地欢笑。伯纳特是我的未婚夫，他是东萨福克^①县洛斯特夫特^②的一位颇有前途的建筑师，我们已订于明年夏天结婚。

现在我从画本上抬起头来，仔细打量屋前已成熟的麦田，我想，要是能把许多零散的罂粟花也画进去就好啦！一片金黄色，夹有点点猩红色，该是多悦目啊！当然，我画中的中心人物是汤姆·凯特，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汤姆与维多利亚女王同年生，现在是十九世纪末叶，他已是近八十岁的老人了。他原是剑桥郡一带沼泽地的居民，当了几年兵，以后就来这里定居在东萨福克离海滩约二、三哩的地方。他独自住在这所小屋里已有半个多世纪了，但本地村民仍视他为外乡人。沼泽地就在萨福克的西边，离这儿足有五十哩地，那儿显然是另一番天地，他们想到的只是肉牛、肉猪，却根本不知道饲养奶牛。

汤姆从不干农活，他专为附近的居民制作碗橱、盆柜以

① 萨福克是英国东部滨海的城市，行政区分为东、西萨福克。

② 洛斯特夫特是萨福克的港口。

及榆木唧筒等。这会儿，他想休息一下，于是松开大手，放下大铁钻，向我这边走来，与我并排坐在栎木凳上。他从树荫下的桌子底下拿出一大杯啤酒，咕嘟咕嘟地喝了一口气，然后看了一眼我的画说道：“画得不错嘛！”

“是的，凯特先生，是画得不太坏，”我同意地笑了一下，“我所做的事多半是不坏的，有时我认为，为了换换口味而把一件事做好还是值得的。”

“总不能样样都干得很好吧！”他咯咯地笑了。“布丽迪小姐，您认为人有知识就是幸运吧？”

汤姆·凯特是看着我长大的，因此他知道我过去在科尔切斯特^①上过寄宿学校，现在还在剑桥大学葛尔顿女子学院^②就学。

“您就要和那个小伙子结婚了，是吗？以后还继续上学吗？”他问道，接着又喝了一大口啤酒。

“唉！不，到复活节我就要离开葛尔顿学院了。”我只是一直在准备现代语言的考试，别的也就无所要求了。我在葛尔顿的生活虽说是愉快的，我也盼望最后那几个月早点到来，但我更指望能早日成为伯纳特的妻子，开始过另一种新生活。

略为沉思了一下，汤姆又说：“您的佩奇先生可真够幸运！”

我圆睁着眼睛，转过脸来吃惊地看着他。“您说的是伯纳特吗？哦，汤姆，村里大多数人都认为我是最幸运的了。”

① 科尔切斯特在英国东南部。

② 剑桥大学内设十二个学院，有两个是女子学院，葛尔顿是其中的一个。

他轻蔑地哼了一声：“这些老乡。”

我笑了。汤姆一直过着独身生活，他对女性抱有明显的反感，他刚才赞美我的那些话，可真是难得，我高兴得脸都发红了。长期以来我知道自己是个又瘦又长、笨手笨脚、普普通通的姑娘，有时，我情不自禁地希望我能长得更象我妹妹凯蒂一些。她才十八岁，生得小巧漂亮，走起路来，就象一朵花在迎风招展。她还富有出众的音乐天才。要不是我很爱她的话，我真要妒嫉她了，因为我缺少她全部的天赋。正象福斯特奶奶常说的那样：“天底下可真找不出哪对亲姐妹象你们那样截然的不同。”凯蒂不论是弹琴还是写信，是哭还是笑，是爱还是恨，她做起事来总是激情亢奋。她喜怒无常，充满矛盾，一会儿暴怒，一会儿又悔恨不已地去讨好别人。和凯蒂相比，我就平庸乏味得多了，我从来就没有她身上不断冒出来的那股热气腾腾的狂热和兴奋劲儿，但我们俩相处得非常好。

汤姆在我身旁站起来说道：“我去烧茶，半小时就够了。您就呆在这儿尝一点甜牛奶麦粥再走吧，布丽迪小姐。”我们这儿的人很喜爱这种吃法，麦片放在奶里烹，再加糖和香料。

我看了一眼小金表，这是我爸爸送我的圣诞节礼物。“不尝了，谢谢您，今天珀罗涅先生要从伦敦来我们家给凯蒂上一周一次的钢琴课，我必须让他喝了茶再走。妈妈不喜欢干这种女主人的家务事，她总是感到局促不安，每逢我从剑桥回家度假时，她总喜欢我为她做这种事。”

汤姆伸了一下懒腰，往手心上吐了一口唾沫，抓起大铁钻，又开始干上了。有好几分钟，我一直仔细地观察他，我

决定画出他的头部和肩部，除了画出他那胡子拉茬、饱经风霜的脸以外，还得把他在坚硬的榆木上钻孔的那股吃力劲儿也表现出来。

在我动笔画的时候，我又想到了凯蒂，她已考上了皇家音乐学院的奖学金，九月份就要去伦敦，到那时我妈妈该多惦念她啊！爸爸又大部分时间不在家，妈妈只有老奶妈福斯特作伴了。

一想到爸爸，我就兴奋起来，他下周就要从巴黎回家来了。我爸爸身材高大，长有一头浓密的黄发，一双笑咪咪的眼睛分得较开，他是一个即使是严冬腊月也能给我们带来阳光和温暖的人。和我们看到的我同学们的爸爸相比，他可不是那种严肃的正人君子，这可能是爱尔兰人的性格在他身上的反映吧；无疑地他天生是个健谈家，他有数不清的逗人发笑的故事要讲。

只要他在家，拉奇福特庄园就会笑声不断，兴奋不已。就是妈妈也变得安详、随和，不再是那样焦虑不安了。只有奶妈福斯特有时对爸爸那种无忧无虑的态度嗅嗅鼻子、皱皱眉头，故意装出不赞同的样子，其实她心里也和我们一样为他的每次回家而感到高兴。

奶妈已经年近七十了，在来拉奇福特庄园前，就在诺福克^①当了二十年的佣工，来这儿以后和我们在一起也有二十年左右了。当凯蒂和我一齐去科尔切斯特寄宿学校读书时，就只有奶妈一个人留在庄园陪伴我妈妈。爸爸每次回家总故作惊讶的样子嚷嚷道：“上帝保佑，你还在这儿呀！我以为

^① 诺福克为英格兰东部的一个县，邻近北海。

哪位漂亮的男人早就把你给拐走了呢？”

奶妈昂起头，撅起嘴说：“在年轻小姐们面前这样胡调，可不象样啊，强斯先生！再说，我已这么老了，除了黑休克还会有哪个男人把我拐走呢？”

黑休克是诺福克民间传说中的一只狗，它是只黑色怪狗，额角中间有一只火红的眼睛，传说每逢暴风雨的夜晚，它就漫步在旷野、小径上，它的嚎叫声令人毛骨悚然，谁看见了它，谁在这一年就准去见阎王。

汤姆嘻嘻的笑声打断了我的遐想，他放下手中活，双肘靠在铁钻的把手上说：“布丽迪小姐，您那样戴帽子，可真叫人发笑。”

为了不使太阳直射我的眼睛，我把硬草帽斜戴到鼻尖上，现在我一挥手又把帽子推到后面去。我合上了画本，走到已套在车辕上的戴西这匹马的跟前说：“我现在一定要走了，凯特先生，谢谢您让我给您画像。”

“这可是我的福气，布丽迪小姐。”他扶我坐上马车，把戴西牵到小路上，然后说道：“但愿你爸爸到家时，一切都好。”

“谢谢您，凯特先生，”突然我哆嗦起来，感到浑身发冷，抬头一望，仍是烈日当空，万里无云，我不禁暗自吃惊。

“不舒服吗，小姐？”

“没什么，谢谢您，再见了，凯特先生。”

缰绳轻轻一抖，戴西驯服地向前小跑了，我感到有一股摆脱不了的无名的不安袭上心头，为了岔开这种不安，我开始想起我的妈妈来了。

妈妈的婚姻可算是攀了门高亲，这种思想负担一直很沉重地压在她的身上。除了她是出身牛津外，对她的童年，凯蒂和我真是一无所知。但是有一点是很明显的，她与跟她身分相同的人迥然不同。虽然玛丽·强斯，我们的妈妈，和当地的夫人一样穿着讲究，而且比其中的大多数人更漂亮些，但她却总象来自另一个世界。她谈吐正确又小心翼翼，生怕讲错了什么；她举止拘谨，害怕违背礼节。我们家的仆人都很好，但妈妈在她们面前也是局促不安，总之，她的一举一动总象是带有歉意似的。

她爱她的女儿，但她心中的太阳、生活的中心仍是她的丈夫。只要爸爸在家，她就心情开朗，显得安详，并且总是面带笑容。他们之间的感情绝不是单方面的。每当我爸爸回家探亲，总看到他们俩手挽着手在庭院中散步，爸爸总以自豪的目光注视着妈妈，他还常说：“娶了你们漂亮的妈妈，我真成了最幸运的人了。布丽迪、凯蒂，你们讲老实话，世上还有什么人比我更幸运，嗯？”

有一天，站在月台上，等待爸爸乘往伦敦的火车时，我信口提出个问题：妈妈过去在哪儿上学，怎么没个亲人。由于我妈妈经受不了在公开场合给我爸爸送行的痛苦，总是让我去车站送我爸爸回巴黎的。我漫不经心地提出这个问题，就象许多孩子们一样，对家里的一些现象习以为常，不以为怪，可别人却不这样。例如，拉奇福特庄园主罗杰·强斯先生为什么长期住在欧洲大陆上？别人会感到奇怪，而对我来说，我却觉得这一切都很自然，因为我知道我爸爸是位经营艺术品的商人，他之所以长期生活在巴黎，是因为巴黎是世界艺术的中心。

当我问及我妈妈情况的那天，我爸爸放声大笑，他把头向后一仰，转动着手杖说：“嗨，布丽迪，你知道我可从来没有问过这个问题吗？我是在都柏林^①上的大学，至于你妈妈上过什么学校，我却不知道。我遇见了她，向她求婚，以后又结了婚，就这些是重要的。至于谈到家庭，我不到二十岁就离乡背井自谋生路了，对此我毫不抱恨，我家里的成员可都是一批一本正经的家伙，我想，他们看到我漂海远去，就象我抛开他们出走同样地高兴，这真是两得其便。而你的妈妈，上帝保佑，在我遇见她的时候，也早就离开家了，我们俩可算是同病相怜了。”他搔了一下我的鼻子说：“亲爱的布丽迪，学乖些，今后别朝后看，也别刨根问底。”

“可我想了解人嘛，爸爸。”

他又笑了一下。“上帝保佑你，布丽迪，但这可是危险的玩意儿。对人不要苛求，不要想改变他，也别问人家不愿谈的事。火车来了，快吻我一下，我不在这儿时，千万照管好你妈妈。”

比起问这个问题的时候，现在我已大多了。最后一次看到爸爸是在去年复活节，那次我又向他提出了一个经过再三思考的问题：“爸爸，为什么我们不一起住在巴黎呢？”

他注视着我，在闪光的眼睛里隐约地带点忧郁的神情。

“布丽迪，想想吧，要是住在巴黎，你妈妈会觉得怎样呢？她需要的是农村的这种恬静的生活。”

“我也这样想，不过，只有您在家时，妈妈才真正地感到幸福。”

^① 都柏林是爱尔兰的首都。

“她真的那样思念我吗？布丽迪！”他柔声地问道。那时我们正在图书室整理图书，听了他的话，我不禁惊奇地抬起头来。

“爸爸，妈妈是与众不同的。”

他叹了口气说：“她可从来未有过一句怨言啊！也许是我没觉察到。”他站在那儿沉思了一会儿，接着又说：“没关系，再过一年我就要退休了，布丽迪，到明年的复活节，我就不离开你们了。”

“真的吗？爸爸？”我高兴地问。

“我什么时候说话不算数的，布丽迪？不过，这件事暂且不要告诉你妈妈，要不，她会搬着指头数日子过了，这一年可就很难熬了。行吗？”

“我保证不给妈妈讲，您放心好了，爸爸。”

遵守诺言，我一直没跟妈妈讲过。我虽是数着礼拜过日子，心里却暗暗高兴，因为我爸爸即将回家和我们永远呆在一起了。但谁料到，没等到夏天结束，我们的家竟在几小时内就全毁了。

戴西在通往拉奇福特庄园的路上奔驰时，我看到凯里医生的车子停在门廊前，旁边还停放着另一辆从火车站租来的马车。这时凯蒂径直向我奔来，裙子在飞舞，她脸色苍白，眼睛瞪得大大的，气喘吁吁地说：“布丽迪，真糟糕，我不知道究竟发生了什么事。就是来了那么两个人，接着妈妈就晕倒了，珀罗涅先生也说 he 只好提前走了。奶妈就打发罗伯特驾了女用马车把凯里医生接了来，而那两个人却一直说要和当家人讲话。现在就只剩下你布丽迪了，可我们又不知你在哪儿。”她一口气讲了许多，然后停下来喘了口气。

我把车子停下来，我们的男管家汉森扶我下了车，这时出租马车夫跟在他身后生气地嚷嚷：“我等这些先生足有一个钟头了，你让他们付钱吧，要不然的话，我就要喊警察了。”

“他们就是警察，你这个蠢货！”汉森恶狠狠地顶了他一句，他可失去了往常的平静。“请原谅，布丽迪小姐，但是……。”

“警察？”我插问道。“你讲的是警察吗？”

“是的，小姐。”汉森竭力装出若无其事的样子。“是勃朗宁警长和一位警官，他们自称是从伦敦警察局来的。”

“如果他们要我等的话，”马车夫嘟哝地说：“他们就该付钱给我嘛。我等了足有个把钟头了。”

“该付你多少钱？”我立即问道。

“一哩四便士，等一小时一先令，小姐。”

我打开钱包，用颤抖的手指摸出了一先令六便士交给了他。争取时间考虑一下是有好处的，这样有助于控制住凭空向我袭来的无名恐惧。我说道：“是不是要你等，我会问这两位先生的。凯蒂，和我一起进去吧！”

我们走上台阶，进了嵌有栎木条的大厅，汉森跟在我们后面关上了门。“真抱歉，布丽迪小姐，一切都乱了套。”

“没关系，汉森。”我一面脱去外衣和帽子，一面问道：“凯里医生在给妈妈看病吗？”

“是的，小姐，福斯特奶妈才把夫人扶上楼，让她上床睡了，凯里医生刚来几分钟，那两位先生都呆在客厅里。”

我走到穿衣镜前，理了理散乱的头发，看上去就不致于那么不整齐了。至于鼻尖略微上翘，周围还散有点点雀斑，

还有略嫌大了点的嘴巴，那是无能为力的了。但不管等待我的是什么命运，我应不失身份地迎上前去。凯蒂怀着既恐惧又紧张的目光注视着我。“你说会发生什么事呢，布丽迪？”她气急败坏地问道。

“我也想不出来，你到楼下和仆人们呆在一起吃点心，汉森，请你陪凯蒂小姐去吧。有事要叫你的话，我会打铃的。不等他们回答，我穿过大厅，打开客厅门。站在直棧窗前的两个人立即转过身来。一个是身体结实的中年人，身穿一件皱巴巴的灰色衣服，四方脸，目光温和；另一个年轻一点，穿着比较讲究，他上身穿了件诺福克茄克衫，下穿一条灯笼裤，嘴上蓄着小胡子，眼神敏锐。

“我替你们付给马车夫十八个便士，”我说。“要他们等的话，一小时是一先令。”

年长的一位彬彬有礼地向我点了一下头，然后语调深沉地说道：“非常感谢您，小姐，我们还要他等下去，把我们送到乌德满旅馆去，我们要在那儿过夜。”看了一眼他的同伙。“去付给他一个弗罗林^①。”

“是的，先生。请原谅，小姐。”年轻一点的人轻快地走了出去；年长的那位从口袋里掏出个皮夹，把一些零碎的角子抖在手心中，接着放在壁炉的架子上。“这是十八个便士，小姐，谢谢您。”他收好皮夹，递给我一张名片。“我是刑侦局警长勃朗宁，还有我的同事迪安。”

我的眼睛扫了一下名片，但却什么也没看见，一时也不知道下面该怎样开口。“我是布丽奇特·强斯。”我终于脱

① 一弗罗林是两先令的银币。

口而出，这时门打开了，警官迪安走了进来。“你们二位请坐吧！”

“谢谢您，小姐，我们还是站着好，”警长说。“从男管家那儿得知，您妈妈病倒了，好象您就是这儿的当家人了。”

“是的，我爸爸不在家。”

“您没有弟兄吗？还有什么年长的亲戚吗？”

“没有。”我竭力装得镇静。“您有什么要讲的，就全对我讲好了，我家里没有其他人了。”

警长皱了一下眉头。“这可难极了，布丽奇特小姐，我已经让您妈妈遭大难了。”

“我妈妈是个神经脆弱的人，我可不是。”打他一开口讲话，一种可怕的猜疑就从我心头扩展开来。“是关于我爸爸的事吗？”我问道。

警长不安地玩弄着他那根挂在西装背心上的银表链，接着说：“强斯小姐，是关于您父亲的可怕的消息，这恐怕是最坏的消息了。”

我穿过客厅，盲目地向窗外望去，没有眼泪，可心里却感到从未有过的炙灼般的疼痛。“我爸爸死了吗？”我问道，从警长的话里只可能得出这个结论。

“是的，小姐。”

突然，痛楚汹涌而上，如撕心裂肺一般。接着，麻木不仁的感觉慢慢地在消退，我开始思考起来。我鼓起勇气转过身来，费了好大的劲才模糊不清地问道：“是发生了什么事吗？”

“嗯，从某种意义上讲，确是个意外事故，您父亲在法

国一座大别墅里作客时，从阳台上摔了下来，当场身亡了。”
警长突然顿住了。

好多问题在我茫然的头脑中一下子纷乱地涌现出来了。
两个人都惊奇望着我。“还有什么事要讲吗？是不是什么人害死了我爸爸，所以你们警官来过问此事？”我问道。

警长坚定地望着我，接着说：“您是个非常理智的年轻姑娘，强斯小姐，的确是，除非涉及到犯罪，否则警察就不来过问了，但问题是您爸爸不是被人杀害的。”

“那末请您快讲清楚。”

“小姐，请您先坐下来。对您来说，这肯定是个莫大的打击，不过……嗯”他为难地拉拉衣领。

他的话听上去毫无意义，我爸爸已经死了，还可能有什么比这更沉重的打击呢？因此我机械地重复一遍：“请您快讲清楚。”

他深深地吸了一口气，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尖声迅速地说道：“很抱歉，我要通知您的是：我们最近从法国警察当局那儿得到情报，他们声称罗杰·强斯去世的当天晚上正在进行偷窃活动，而且当场抓住了他，只是由于他企图逃跑时才摔死的。目睹者所提供的证词以及我们的法国同僚们所提供的证明都无可辩驳，因此助理专员提出申请并已得到批准，授权警方搜查死者的住处，也就是拉奇福特庄园，请看，这就是搜查证。”

有好一回儿，我为一种不可抗拒的冲动所控制，我真想放声怪笑，接着我气愤万分，这是一种我毕生从未经历过的愤怒。我想，在我走向警长时，我的脸看上去一定象是用白骨刻出来的怪人。